

馬克斯、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法權理論
參考資料

華東政法學院教務處編印

目 錄

一、國家.....	蘇聯法學辭典（一）
二、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法學辭典（二）
三、社會主義國家問題.....	斯大林（三）
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三）
五、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四）
六、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斯大林（五）
七、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斯大林（五）
八、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的進一步鞏固.....	馬林科夫（六）
九、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制.....	列寧（六）
十、論權威.....	恩格斯（六）
十一、法律家社會主義.....	恩格斯（六）
十二、共產主義原理（上）.....	恩格斯（一〇）
十三、論中國人民民主國家制度.....	毛澤東（二四）
十四、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劉少奇（二七）
十五、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而奮鬥.....	鄧子恢（二七）
十六、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偽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	鄧子恢（二五）

一、國家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國家是階級社會上層建築中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一四頁)〔註一〕

國家問題是社會科學的中心問題之一，自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以來，這個問題便成了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

列寧在『論國家』的演說中指出過：國家問題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有意無意地弄得混亂而複雜。這個問題所以被弄得如此混亂而複雜，是因為它直接牽連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一點上，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

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嚴密而科學地說明了：國家的本質、決定國家在社會歷史中產生的規律性、國家歷史類型的更迭、每種國家歷史類型的特徵、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由於決定國家產生與發展的原因的消失而國家必然消亡等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揭穿了資產階級的以及前資產階級的硬說國家具有永恆性和超階級性的各種學說的反科學性，揭穿了它們的階級目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國家是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同整個上層建築一樣，它是由基礎所決定的。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權、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權等制度。

〔註一〕譯文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七頁。——譯者註。

由於原始公社制度的基礎，不是對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因而在這種制度下，人們不知道國家爲何物。只有當原始公社的基礎崩潰後，隨同私有制、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產生，隨同奴隸制基礎的產生，才在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國家——剝削者少數人用來約束被剝削者大多數人，即直接從事生產的奴隸的一定政治制度的體系。

馬克思列寧主義深刻而又科學地分析了並總結了無數歷史材料，從而得出結論：『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一六五頁）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的，即最高的階段時，當引起國家產生並決定它在數千年內長期存在的一切原因均已完全消失掉時，階級就將消滅掉，從外部侵犯共產主義社會的危險也將消失掉，而國家也將消亡掉。

任何一種國家按其本質來講，都是統治階級的專政（參閱該條）。哪一個階級實現專政，即實現對社會的國家領導，這是由該社會的基礎、階級劃分情況以及階級鬥爭中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

在歷史上有着四種歷史類型的國家：奴隸制國家（參閱該條）、封建制國家（參閱該條）、資產階級國家（參閱該條）和社會主義國家（參閱該條）。

每一種國家類型的產生，一種類型之爲另一種類型所代替，都不是偶然的，這是由一定的、業已腐朽的基礎的崩潰和新基礎的產生所決定的。基礎的更迭，以及與所相應的國家歷史類型的更迭，是通過革命的方法來實現的。『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農奴主來代替了奴隸主，用農奴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奴隸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

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力求不是用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也好，舊的也好。』（『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三九、二四〇頁）〔註一〕

在歐、亞好些國家中由於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舊的基礎崩潰了，在那裏正順利地進行着消滅舊基礎，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工作（如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或是進行着消滅舊基礎，並為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必要前提的工作（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註二〕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對社會的國家領導權落到了社會上最先進的階級，先進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工人階級的手中，這樣，在歷史上才第一次創立了保證消滅人剝削人現象的國家。任何一種剝削者類型的國家，都是剝削者少數人對被剝削多數人（勞動者）的專政，而社會主義國家却是多數人對剝削者少數人的專政，是一切勞動者的先鋒隊和領導者工人階級的專政。

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勝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參閱該條）表現着全體蘇維埃人民的意志。

當社會主義只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剝削階級只是在這些國家中被消滅掉，而周圍尚存在着資本主義包圍時，在這種條件下，仍然應該保存工人階級專政，即工人階級對社會的國家

〔註一〕譯文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四八頁。——譯者註。

〔註二〕本辭典出版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提法頗有出入。——譯者註。

領導。

每一國家歷史類型都有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形式反映着該種國家類型的階級本質，並且適合於該國家任務的實現。實施專政的階級在自己統治的不同階段上，根據階級鬥爭的尖銳程度，並爲了維護、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基礎，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當資本主義基礎業已穩固，資產階級已經相當強大時，它爲要用資產階級民主制來保持自己的統治和保衛資本主義基礎，便採用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形式來作爲自己統治的形式。因爲這種形式能使被壓迫羣衆產生一種錯覺，以爲資產階級國家似乎是超階級性質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當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已呈尖銳化，資本主義基礎已經動搖，它日益明顯地暴露出自己勢必滅亡的趨勢並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時，當工人階級已形成爲威脅着資產階級的力量並意識到自己是資本主義掘墓人，是新的更高級制度創造者時代，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再用資產階級民主制來進行統治了，於是它採取了新的統治形式：公開的或半隱蔽的法西斯專政。然而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却並未因國家形式的更迭而有所改變，因爲它依然是資產階級專政。

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但它們都是同一個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形式，所以它們根本不同於任何一種剝削者國家的形式，同時它們是真正民主制的，它們保證勞動人民切實享有充分權利。

國家是一定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中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任何一種國家，它不僅受該基礎的制約，同時還如同整個上層建築一樣，積極地作用於基礎。恩格斯在致史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寫道：『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會循着同一的方向而發生作用，這時經濟就發展得較快；它會走上相反的方向，這樣在今天任何一個大民族裏，國家權力

經過一定的期間後終於要走向破滅；或者，它會把經濟發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斷，而推動它朝另外的方向發展——這一種場合，結局又會還原成前面兩種場合之一。很明白的，在第二和第三兩種場合裏，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損失，會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第四二七、四二八頁）

馬克思、恩格斯與庸俗的經濟唯物論進行了鬥爭，後者認為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並否認社會上層建築（包括國家在內）的積極反作用。

馬克思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的學說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中得到了更加深遠的發展。

由基礎所產生的上層建築，反轉過來又是幫助自己基礎形成與鞏固的積極力量。

在上層建築履行其使基礎形成、鞏固並積極保衛基礎的任務方面，國家起着特別重大的作用。國家也如同整個上層建築一樣，通過基礎與生產發生聯系，影響生產，並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生產改變在基礎改變上的折光來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國家對基礎，以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的反作用的性質、範圍和力量，決定於國家所服務的是那個基礎。

只要一分析國家的基本職能，便可以揭明社會主義國家與剝削者國家（隨便哪一種剝削者的國家）在對其基礎，以及通過基礎對於生產所起的反作用的性質和方法上的根本區別。剝削者國家（任何一種歷史類型）的活動，表現在兩種基本的職能上面：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制壓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領土，或保衛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所有各種歷史類型的剝削者國家在基本職能上有着共同點，這是因為：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的基礎，雖然各有不同，然而在這樣一點上是相同的：它們的基礎都是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

的私有制，而正是這種私有制產生了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削並確立了經濟上強大的少數人對勞動者絕大多數人的專政。因此，這些基礎的不同，所採取剝削方式的不同，只是決定了剝削者國家在實現上述兩種基本職能時有所不同，但這並不是說這些職能本身有何不同。

在剝削者國家職能中，沒有也不可能會有這種只能為社會主義國家所具有的特殊的職能：國家機關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在各種剝削者國家中，國家對經濟、以及對文化、教育、科學事業所施的各種干涉，也帶着壓迫的性質，因為這也是剝削者國家上述兩種基本職能的組成部分，是保證剝削者少數人統治勞動者大多數人的一種手段。

剝削者國家的壓迫的本質，在國家用來實現其職能的國家機構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國家機構是社會中統治階級用來直接實現自己的政治權力，即實現專政的特殊政治設施的體系，這一體系是有其人員和物質手段的。國家機構，歸根結底是受社會基礎所制約的，而其構成則直接取決於國家的階級性質和國家的政治形式。

無論是在奴隸制、封建制、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者國家政權的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查機關和監獄。任何一種歷史類型的剝削者國家的機構，由於它是用來完成壓迫職能的，因之勢必敵視勞動羣衆並和勞動羣衆之間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

剝削者國家對基礎的反作用，以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的反作用，是沒有創造性和建設性的。剝削者國家對基礎的反作用，只有在它所服務的基礎尚能保證生產力發展時，才具有進步性。而一旦該基礎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時，則國家如同積極維護腐朽的基礎的整個剝削者上層建築一樣，就起着極其反動的作用，它爲了保護那不惜任何代價來保存自己統治的統治階級的私利，而使社會蒙受極大的災難。

剝削者國家對基礎，以及通過基礎對生產所起的這種極其反動的作用，現代帝國主義國家的活動事實，便是鐵證。這些國家已經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莫大障礙了。不但如此，它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爲保存自己的統治而廣泛用來直接破壞生產力的一種力量了。

社會主義國家對自己的基礎和生產的積極反作用，則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任何階段上，它始終起着非常進步的作用，起着創造性和建設性的作用。同樣，社會主義國家職能和機構也原則上不同於任何剝削者國家的職能和機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自其誕生時起就有着爲剝削者國家所沒有一種職能：國家機關的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而且這種職能正在日益發展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剝削者階級統治被推翻後，國家以及整個上層建築所發揮的作用是何等的巨大，其範圍是何等的廣闊，國家對基礎，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發生影響的性質和方法有着何等深刻的原則上的改變。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對於說明作爲上層建築組成部分的國家和基礎的相互關係；說明國家對基礎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的作用；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作用和資產階級國家作用的完全相反的性質，有着巨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揭穿了那種對經濟法則作用的唯意志論的解釋和把經濟法則偶像化的錯誤。他確鑿地指出了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經濟法則客觀性及可以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這種觀點出發，才能正確地說明國家對基礎以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的作用問題。由於經濟發展的法則，是反映着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法則，因之國家對基礎，及通過基礎對生產發生作用時，既不能廢除也不能改造這些客觀經濟法則。但是這並不是說國家在這些法則的作用面前是無能爲力的。斯大林教導說，不能把客觀法則偶像化，讓自己做法則的奴隸。社會在認識了經濟法則之後，依靠它們，就能夠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

圍，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並駕馭它們，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則方面所發生的情形一樣。

國家是利用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的最強大的手段。但是在階級社會裏利用經濟法則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其階級背景，而且利用經濟法則爲社會謀福利的旗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先進的階級，而衰朽的階級則反抗這件事。由此可見，國家在利用經濟法則中的作用，要以實現對社會的國家領導的是那個階級爲轉移的：要看這個階級是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者呢，還是相反，是衰朽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要看它關心給予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法則以廣泛的發生作用的範圍，關心利用已被發現的經濟發展客觀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呢，還是相反，它障礙着利用上述經濟法則及其它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

因爲任何一個屬於統治地位的剝削者階級，都爲維護自己本階級的狹隘的私利而企圖永世鞏固自己的統治和實行這種統治的經濟基礎，所以任何一種剝削者的國家，只在初期才是一種進步力量。它積極地推動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法則發生作用，推動當時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發展，相當積極地促使在該社會起着作用的一定經濟法則的要求實現。然而一到這種生產關係開始落後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並成爲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時，該統治階級及作爲這一階級政權機關的國家，便成爲一種反動的力量，反對利用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

社會主義國家與此相反，它在其存在的任何階段上，始終是推動利用經濟發展客觀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的一種進步力量。因爲在這裏，國家的領導權屬於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在其存在的任何階段上始終是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它的利益與其它勞動者的利益，即與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階級對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有着切身利害關係，它在實現對社會的國家領導的全部活動中所根據的出發點，不是企圖永遠鞏固自己的統治，而是要建成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

會。

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進科學理論所武裝起來的，掌握着社會發展客觀法則知識的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領導作用，保證着社會主義國家能自覺地利用經濟法則和科學法則來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利用這些法則來爲全社會謀福利。

斯大林所揭示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使我們得以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到社會主義國家在利用客觀的經濟法則和自然法則中的作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它揭穿了剝削者國家的真正本質，揭露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國家學說的反科學性及其階級目的，從而使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在理解這個極其複雜的國家問題上有正確的南針可資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還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偉大的優越性，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是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免受外部敵人，即資本主義包圍侵犯的主要工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是在同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同機會主義分子對國家問題的各种曲解、捏造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蘇維埃國家取得輝煌成果，人民民主國家（參閱該條）獲得勝利，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者進行鬥爭的一種巨大而有效的力量。它的科學結論和原理的正確性，已經完全被現實生活所證明了。

資產階級關於國家的學說，沒有，也不可能爲自己提出揭示國家真正本質、使命與作用的任務。它們只是爲剝削制度的存在，爲剝削者少數人的政治統治而辯護。

當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封建主階級並奪取政權時，它提出了在當時有着進步意義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契約論。這種理論在十七、十八世紀，而對於某些國家甚至在十九世紀初期，在推翻障礙着在封

建社會內部業已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維護已衰頹的封建制經濟基礎的舊的封建制上層建築的事業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目前帝國主義的條件下，雖然資產階級某些思想家爲了煽惑性的目的，在對某些問題進行解釋時，尙且沿用着這一學說的個別原理，但是整個說來，這個理論已幾乎被資產階級國家學所完全拼棄了。

現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傳播最廣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反動理論有：種族論、暴力論、心理學派的理論、社會學派的理論以及各種各樣的神學論（參閱心理法學派、社會法學派、種族論的國家和法權學說、天主教的國家與法權學說各條）。

工人運動的叛徒以及現代的右派社會黨人——帝國主義的公開的走狗——在論證和維護剝削者的資本主義國家上，從而在保存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上，過去曾爲資產階級効過大勞，而現在還仍在爲它効勞。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機會主義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實質不外是以社會主義詞句來粉飾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以前的關於國家的反動的『學說』。社會機會主義者關於國家的各種『學說』，目的就是要使勞動者離開反對壓迫者的階級鬥爭，使勞動者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這只是時間的結果，時間一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會自行到來。而資本主義國家，則無需要被剝削者進行鬥爭，它本身就『變成』社會主義國家。譬如在拉薩爾看來，主要的問題就是爭取普遍平等的選舉權，因爲通過這種選舉權，就可以影響資產階級國家，使它以後朝着理想的方向發展。

考茨基、伯恩斯坦之流的機會主義分子，他們曾竭力歪曲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考茨基曾寫過，應當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了解爲工人階級根據國會制（參閱該條）原則在國會中取得大多數。在考茨基看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政治形式，不應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

政，而應當是某種抽象的『聯合』政府。考茨基及其追隨者（倫勒爾等）的全部『學說』都是在企圖窒息階級鬥爭，掩飾資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本質，使勞動者離開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學說。

現代右派社會黨魁們（艾德里、勃魯姆、舒瑪赫、莫克等）提出了資產階級國家和平的社會主義化的『新理論』，實際上他們也是追逐着這同一的目的。這些『理論』之一便是艾德里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曾任過英國工黨政府首相的艾德里，用煽動的口吻大肆宣稱：工黨和政府在大不列顛實現着把個人自由同計劃經濟結合起來，把民主同社會正義結合起來的特殊的社會主義。其實，艾德里的『理論』不過是右派社會黨魁政治上無恥和理論上破產的混合物而已。艾德里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同勃魯姆的『第三種勢力』的『理論』毫無區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勃魯姆發明了『第三種勢力』的『理論』，其目的在於以社會主義詞句來掩飾右派社會黨人和他們的主子——資本家的真面目。勃魯姆的追隨者，法國右派社會黨人莫克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論』。在其所著『對比』一書中，對『新理論』曾詳加闡述。這位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新的修正者，只不過是把考茨基，伯恩施坦以及勃魯姆的一切反科學的狂言囂語來個全面大翻版而已。莫克的『新理論』中又提出了技術的進步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問題，其結果就是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而使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資產階級的各種國家理論，由於它們有着共同的階級本質，負着同樣的服務使命，採照着共同的唯心論的方法，因之它們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系，在許多原理上互相抄襲。上述這點也完全適用於社會機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也是在搬用某種資產階級學說的原理和結論，給它披上社會主義詞句的外衣，因之它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廣泛地用來欺騙勞動人民的一種非常合適的工具。

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揭露了各種資產階級學說和社會機會主義學說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翻譯組譯）

一、社會主義國家（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社會主義國家是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打碎剝削者國家機關而產生的新的最高類型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按其本質來說是無產階級專政（參閱法學辭典『無產階級專政』條），而其使命則是要消滅人對人的剝削並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國家歸根到底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決定的，它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組成中佔着重要的地位，是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保衛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主要工具。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按其階級內容、按其職能、按其形式和機構，以及按其在社會中的作用來說，都是原則上不同於任何類型的剝削者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根據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的體系。

早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人從理論上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對社會的國家領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巴黎公社的經驗對於無產階級、對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巨大的意義。由於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能夠創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能夠向無產階級指明應當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能夠預先警告無產階級不要重犯那使巴黎公社——不

完備和不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遭到滅亡的錯誤。巴黎公社祇是一九一七年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俄國建立起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強大的和堅固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萌芽和雛形。

蘇維埃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活生生的體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生氣勃勃和強而有力的鮮明證據。雖然有着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但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却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內消滅了剝削階級，取得了社會主義的勝利，確立了人民精神和政治的一致，把我們這個過去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具有先進集體農業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在提高我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向全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現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僅僅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已經獲得勝利的國家，而且還有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它們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而產生的，正利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順利地沿着建設社會主義基礎的道路前進。人民民主革命在中歐和東南歐許多國家中的勝利，使得人民民主國家得以建立（參閱本辭典『人民民主國家』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雖然政治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曾經說過：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五頁）（註一）。中歐和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產生完全證實了列寧的這一科學預言的正確性。蘇聯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證明了新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上層

〔註一〕譯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一九〇頁。——譯者註。

建築最重要的部份，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形成上的作用和力量。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廣泛地運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上的經驗，因而在建設社會主義基礎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作為新上層建築政治部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為反對資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又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全體勞動者享受的民主的國家。任何剝削者國家的本質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施用強力。社會主義國家則完全不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主要不在於強力，而在於創造勞動的最高形式，在於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實現着工人階級對剝削者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施用強力的目的是為了要建設新的最高級的制度，沒有剝削者、沒有階級劃分的制度，並且這種強力是在說服多數、即說服勞動者的基礎上為了這一多數的利益而對少數加以採用的。

社會主義國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作為政治上層建築最重要部份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現成形式尚未具備或幾乎尚未具備的條件下產生的，其使命不僅要鎮壓敵對的剝削階級並保衛勞動者所爭得的成果以防資本主義包圍的外來侵犯，而且要實現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創造性任務，在今後則要在資本主義包圍存在的條件下保證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

斯大林同志指示說：『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兩種情況來決定的：第一，蘇維埃政權不是以另一種剝削形式去代替一種剝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樣，而是消滅了任何剝削；第二，由於國內缺乏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

是，它之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不是因為它似乎消滅了現存的經濟法則，「制定」了新的經濟法則，而僅僅是因為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頁）

蘇維埃政權依據上述經濟法則，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主要是在工業方面實行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並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隨後又依據同一個客觀法則，採取了把農業轉上社會主義軌道的辦法使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蘇維埃政權也一貫地依據其他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起作用的客觀經濟法則，利用它們來為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具有特別巨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這個法則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就是要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一經濟法則表現出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其他的經濟法則都從屬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例如，蘇維埃國家在實現國民經濟計劃化時，不僅依據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法則以及其他經濟法則，而且也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因為它決定了計劃化的目的。

由此可見，蘇維埃國家之所以能順利實現其作為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主要工具的作用，是由於它利用了客觀的經濟法則為社會謀福利的緣故。

正因為在我國對社會的國家領導權是屬於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階級，利用客觀法則為社會謀福利的旗手，所以蘇維埃政權能夠克服社會上的衰朽力量對利用客觀經濟法則為社會謀福利的反抗。在我國，工農聯盟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它能夠克服社會上的衰朽力量阻礙利用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為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服務的各種企圖。